V
K275
K131

i. 7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

序

送安平凉序

予以春二月拜師遂庵翁於平凉由邠踰涇凡由吾邠以及於西北之民之風於吾行得詳焉知平凉府臨汾安君既以六載考功於京師涇之士大夫耆老弟子皆遮吾馬與告曰吾民往者不能安居得吾守吾民始克飲食男女居處凡吾民之能以官府事使客使客不夷吾土有禮讓者皆吾守也吾無以報吾守常私自作為歌詩以頌願執事以言使後有徵焉

乃異之曰嗟乎是亦所謂蒞而以治者也昔有以部民之怨語共長者其長曰吾既蒞而以治則吾豈無所庸也庸威則罰之者怨庸福則弗慶者不喜夫彼豈盡非民性者哉吾茲有以感君之行矣自吾入平涼與者引者率不相欺負吾如問曰某柰何某可某否一無異吾聞也問君曰吾父母也微公吾無生由是則士大夫父老子弟之所陳皆知德不諂也若君者固亦蒞而以治者何懸懸異如彼也因語君曰此民意耳君之心豈以是望民也余於君益感焉由是以益大使民忘焉何若也君庶幾語曰若康子者知我者也

送太守孫君序

關中之郡以治行稱者獨平涼太守孫君有母曰太安人郭氏是時年九十又一孫君以太安人之老與關中道路峻折不能如曩者之能迎養於官也於是以疏上

天子憫之命得終養於家平涼吏民及士大夫莫能留行於君通判張君以書抵予請序以贈君予嘗見邸報傳君之疏矣其情酸苦迫切過於李令伯數倍苟有讀之者無不墮淚於紙然吏民方喜得君若脫

塗炭而就莞蕈乃卒莫能留而其悲憤攀援之不能自已者亦未始不如君之於太安人也於乎非吏民之不幸哉幸而有守如君愛護保惜無所不至又乃棄之而去然君豈無意乎吏民者顧吾猶有所重者是以亦莫之何而已矣夫天下之治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又或不能安乎其位故民益窮而力益殫此蓋其數之弗齊爾也君何尤焉君何尤焉　明興百五十年治亂之相遞亦數矣而其稱有循良者莫非孝道顯明之士其人雖已去而其政治之蹟雖貪污不類者承之亦必數更而後已蓋亦天理之常也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俗吏匆匆於簿書期會之間謂其治已盡其效已長於乎何其莫之思也君行矣吏民之依依俱俱若茲其未已彼徒恃諸聲音笑貌之末者可以同日語耶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君推所以事太安人者以及民之老故民勃然興於孝而其餘政令之布一切懇懇急急先其所難而要其必至身教之不可誣有若此者世之人乃猶他求豈非君之罪人哉予傷天下之名士大夫或去本以崇末畧實而究華或火乖諸夫子之所教

也故因張君之請而私論之君不忘乎太安人必不忘乎

天子與天下之民矣由是以天下之重且大者付之盖孟子輿之所謂猶反手而已矣者也君其重之哉君其重之哉

送王宗堯序

昔我曾祖竹軒府君為太常卿曾叔祖為通政吾家居南京者凡幾十歲兄弟之後皆視南為家故我祖通政府君及我先人兄弟皆婚姻親戚於南比西歸[illegible]中苟一見南方之人猶今之居京師之人偶見吾關中之人也問懈必至情誼必切無肯相忘焉今年春宗堯先生起復來吏部見余謂曰吾子先人之舊執也子先人有奇抱擯落不得試今子能嗣試之叔父伯華實余筆硯友吾見子猶見子先人及子叔父也謹拜受之若泫然不可為情焉八月之暮先生除知鬱林則又行矣既以飲食餞先生復以告曰鬱林僻在百粵之地亦南服首善者也近粵之土盖有所往而不可得者先生固不以為遠然如先生何如先生何海家乘所載凡江南之士必以先生為重也士自百粵起而於朝者未嘗不至卿佐況先生乎先生

況非謫而使之者也先生之志其不可漸遂乎吾感
乞人之義故必如是言焉若曰所以事乎長者者也

送單生序

天子垂拱皇極四海允裔惟慎惟棘中國之臣小大
成若奉法行制罔留罔遺困者以行疾者以慰熙熙
洽洽四民得職乃弘治十又六年七月三日
天子萬壽海裔之醜奉琛來賀越於令章西南之域
由漢唐所未至三代所不得粤年踰歲亦既畢朝幾
何安服訖於有官非五品以上不得自達單君官止
六品匹於群公望於　威光觀於海裔可謂難矣翌

日戊申君車爰發門生故人率相祖道祈為贈述余
乃嘆曰承平之世
天子之尊如神如震坼內之民亦有垂白及踵不知
省府況及都門茲君之來實維偉矣奉誠領諭延輝
沐光不僭不偪允恭允肅茲君之行實維榮矣君顧
所守求懋爾實使副使翼覬無爾匿予之予君實維
光矣賓客曰古之所式夫子之語惟君克從故多令
譽願遂俾君以觀厥成乃即俎豆以序

送侯湯陰序

良弼既滿蒲州之職來見其事於吏部為湯陰令及

行友生故契設酒於都城之館酒既數行良弼曰諸
公先生亦將有與于執事乎賓客紛然各以所見為
告不腐不鑿燁為明言良弼曰敬以聞矣而願加以
未備可乎海應之曰物虧於盈道益於虛此達人所
以成大業而致聲名也更何加哉昔有鳥曰大休文
羽健翮為衆禽首聳則逼天下則倒海而隼爵不可
及也與隼爵爭異焉風至木折驚以直上為女蘿所
縈卒以中繳為隼爵笑君子曰休以死斃滿必損也
子將以成大業乎吾明告子今天下之民匍匐而求
孳孳而務將以何為也口食之不繼而寒燠之妨也

春秋之所為免此而已為人上者欲吾有異功利民
而媚彼見民之窮有弗恤也焉以為仕乎吾昔遊於
洛水之陽見民有疾色者必扣焉懺懺而顧忽忽莫
有言也及於其徒然虐於政矣子將欲民歡言於人
乎將懺懺然如吾所遇乎曰吾以執事所在固無易
此也然或限於上則莫吾由也吾何以忍心焉夫珠
墜於淵持者之弗固也子之民子之珠也苟弗能安
焉非子之投之乎吾聞君子不以死廢義子安莫之
罪乎夫果限於艱難之中生死愁苦聽其所至斯子
之罪矣曰唯敢請永夫子之言於執事

送王閿鄉序

王子將宰閿鄉康子為餞於家而告曰吾子故以天下為己任日日誦詩讀書以資益其所未能吾獨恨王子不得舉進士有執事以少試之及今則已舉矣已有執事矣王子將柰何可耶王子曰夫閿鄉天下之弊邑也東行於京邑西行於關陝榆夏甘肅之地又西行於巴蜀雲貴之間縣小而民困土瘠而役繁視他名大縣者十倍費焉有官府賓客往來之儀有悍民老吏頑敖之習固欲窮吾力以與之俱也康子曰閿鄉之為邑其敝也久矣吏部以其敝久莫可移故圖所以更張一新焉是故屬之王子知王子所存者異也夫閿鄉之為敝也但猶人衣焉垢而忘澣破而忘葺者也其淳然之民樸然之氣未澌盡泯滅也苟澣與葺焉則猶為完衣焉而已矣苟不澣與葺焉則猶為垢與破焉而已矣然吾嘗得澣葺之法於人焉夫衣固有新與故之異也其澣之力亦隨之分苟澣乎其敝者其法固不得而強力如所以加乎其新者也必先涵且漬焉使其數日能自動其垢也而後加煩撋焉未有不新者矣卒則垢不可去而衣且爛盡猶不澣者矣夫固非衣之罪也潔焉而後葺則完

衣之道也子其勿亟於民之從乎亟則苟苟則民無所受貿貿焉終無所為而已王子曰吾誠不欲民旦暮從我也吾主乎是雖使吾有卓魯之聲吾不易吾必見其完且新無異人焉乃可以謂從政焉爾矣康子以王子之能於閔鄉也遂序其語以贈王子

送明府張君序

洛陽張君拜潁令將行其弟道夫之同舉進士者咸餞之都門之外余因以告之曰君舉鄉試高第出而為令則一縣之民亡有老幼貴顯悉君以主之有事出片褚走小隸雖豪悍者莫不震疊恐懼慮無以前也有所往焉擁數人於道揭蓋指辟人皆伏避悚慴莫敢正目其於人可謂威而於已可謂榮矣含負抱欝之民召至跪堂下可數語而決不經時累月有所裁請其志可謂行矣其祿足以養十數口其平生之學又可以及之於後生小子無聊之民雖有天子不能盡濟而令可體而為之士所以抱之貧賤之初而伸之官守之際宜莫有如令也令非有安靜無惑之德則終日擾擾於民而民反病事反苦施設號令反滯而不行而貧賤之所抱與所欲致者反因以自困所謂榮者反又欝而莫能享於乎此亦艱且

甚矣君嘗自謂夫苟有所受當有所振奮務使出於俗吏之上今既不有以受乎吾聞潁上民甚疲敝其習積所至可知也君在鄉里素稱有見識能磊落於事而苟又以安靜無惑主之於中潁上之民吾知免矣

送薛藩卿序

薛子來吏部領湯陰令至行友生故人既為飲食以餞之康子復酌而告曰夫令者蒸庶之命而天子之衛也昔薛子在太學也必曰吾苟終無所受已矣使吾能得百里之地宰之吾庶有以廣民之惠也吾庶幾不廢官守之命而使吾所受者能直也今不已乎夫湯陰之為政也多煩給不就道理故民安然悴紛然敝雖善政者不得挽也刻薄承諛之吏嘉之於前而虛恢不近事情好已勝者又壞於後惡可得而挽也夫薛子宜不可易而弗慎矣凡湯陰之民朝夕而望咨嗟而論者必曰吾曷能有良吏使吾能安也曷能使久而惠我不為時勢所易使吾不忽然安又或然異也由民之情觀之所以朝夕望其吏之惠已蓋惟惴惴然恐弗久矣薛子宜何如哉夫吏之為道先民人後錢穀夫所以先民人之道者非區區

私恩小惠不刑其惡不芟其暴居然於上信其所之而無有事也亦非廢其徵納之令滋養其游手不實之民以獵惠也凡所以教育而興起安養而培植嚴禁而遏惡皆而先之之事也事不務此而以回護姑息焉故夫頑者滋而善者困與務徵利剥削使民饑而死者異也向同薛子在太學者來嘉會秦世觀史宗道馬伯循東希漢及余七人也唯薛子於吾人則純然長者其所設施者固與俗吏非矣然吾又安得不以斯言望薛子哉意若曰必若是乃所以為薛子者也

送李盩厔序

浚川先生有高弟李君來知盩厔先生殊重之以書貽予謂君畿内名士器宇閎遠學識淵邃顧所治伊邇宜有以知其為人未幾君之治行名關内矣今年冬十一月君將覲於

闕庭盩厔貢士袁君介夫與群士大夫介學生踞汝成范希浚應詔來請予言贈君之行予惟君在盩厔凡三載奉職遵度不以斯須有間雖豪華欺詐之徒百方夤緣無能得君一嚬笑以為可入之漸其有名位而心志卑下者竭其知慮或讒謗相加諂諛相效

確不可動予每以浚川先生為知人若盩厔賢士大夫與厥庶民小子則人人愛戴於君如恐弗及故撫按藩臬重臣莫不以君為難能薦疏奬檄紛來沓至有是心行是政若谷應聲若桴應鼓所謂資之左右逢其原達之於事無不可也君行矣吾恐聲聞既久明天子徵賢之詔因覲以留於君或任臺諫或攝部司骨鯁之風建明之益斯又遠及於天下不但盩厔之民蒙其愛食其福而已該曰循遠跖視近步堯舜之治本之身移之家推之國與天下而已民之疾苦休息天下之民亦盩厔而已君見浚川先生其以予言質之當無所異同也行之日士民遮道老稚旋覩扳留之意感激之情有加無已與彼之疾首蹙額惟恐其去之不蚤者有間矣不亦榮乎

終南別意詩序

東谷子將以二縣之政上績吏部盩厔訓導王劉二君泊諸生以書抵予屬予序其所賦終南別意詩以贈東谷予曰有是哉質而不文實而不諛素而不美是所以贈東谷子者取而讀其詩逆其意莞矣而笑遽矣而問曰夫俗者世之所恒踵而不變者也贈者人之所欲重而不抑者也況東谷子之在盩厔也哀

治及於民善教被乎亡予舊見諸生之感乎東谷若
收義之在文中蘇呂之在明道顧不若恒常緣旃巨
帳而一帙之紙數行之書不亦簡乎曰非也吾東谷
先生履素抱撲黜浮抑華執理奉貞與諸生接也必
上引古昔下窮纖細非矩不導非規弗循非義弗悅
非仁弗親乃若漫辭夸服厚幣嘉遝其覩雖麗厥敬
匪真諸生奉明教契玄德遵逸度曾不敢以是瀆陳
於先生之間也一帙之紙如吾先生之素而不緇數
行之書貴在道意畢情美之非諛懷之非偽蓋言以
因心辭以達志古之人皆用之況諸生於吾先生之

行乎予應之曰此諸生不溺故不放俗崇正則辟夸
炫正所以知君子之德者也言出乎心而本乎事情
發諸理而因乎實前言蓋舉疑而發幽因似以究真
乃不知東谷子之教一至於此古有之曰治與理視
厥止東谷子之所止既如彼矣子諸君之視之而得
即之而具古人豈欺我哉於是次第其語以弁諸終
南別意詩之首

送東陳留序

陳留為開封大邑民疲而才匱道衝而使旁午始吏
部以希孟為陳留希孟曰吾奚以是難也吾行當如

折枝吾雖日高枕焉事亡有不集者明年有來自河南者誦曰守令者能悉如東陳留天下可亡不令之民而窮者疲者無所賴者可亡有不遂也或以聞余曰東君可謂豪傑之士矣彼年且弱冠也陳留又如彼其厲也而悍民老吏又如彼其衆也雖使數為刑法者往令之且莫有不敗君獨易易如彼也曰否東氏所傳於希孟者今且幾世矣其先人之故行希孟有弗存者乎其遺書有弗訓者乎其民人之情逆順之勢有弗志者乎夫唯希孟之皆能於是故雖以天下國家之大且重者責之亡不集者矣奚但陳留哉

今上嗣位之元年秋八月希孟來考功吏部繕[illegible]夫爭欲識其人究其事歡傳其所為若不容口[illegible]孟笑曰此聊以行於彼民因其所可被而為其所可加爾非吾所以存之於先人訓之於遺書志之於人情者也有用我者我安以所為此者而已也余聞之曰夫天之生材也恒扶持培息之而後用用矣故無有弗利焉希孟之材蓋所謂甚美者也使不能自養焉自扶持焉培且息焉固不能復所以為美矣然希孟之用由是將甚大吾所願在必用希孟使為振奮其敝以復

祖宗為民立極之故爾希孟又益大養其事以待之雖傳記所載何以尚焉以希孟歸陳留也故吾猶以斯言道之

送歐陽明府序

太和歐陽君以弘治壬戌來治武功三年乙丑致民與政歸父老皆不忍去君相率留君不可皆相望以泣婦子相走以餞市者若匿聚者若散耕者以趨聞者以駭狼藉紛錯踵接於道於乎由君之前知武功者多矣其賢聲美稱於君豈相後也於君獨然焉可以知君所為矣吾是君之行私進其先者泣者與相率者問之曰能薄官以惠吾吾受福君弗知也里長能以科役擾吾者自隤而無得也有役事吾辦吾事即歸其負者不剩而市井鉤利者弗能施也始大異曰茲固君子之政施而不從引而不白者也既而士大夫父老為歌詩贈君焉余以君能善已以致民事當有訓故遂以此序之

送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昔聞麟遊丞李君之政聲若不克見也乃後數年以憂制去既而起復吏部則以為武功丞武功士庶有舊遊麟遊者相語諸人曰此所謂李麟遊也乃至是

乎行必有善政及於吾民矣予聞之顧甚喜乃君拉訪予與之話言翩翩然長者也有學以蓄其用有政以達其學政出事立上不抗令下不盭民傳記所稱奚加焉予則以為益友時與之遊游西山房道古昔玩詞藝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今年秋偶以微疾求去曰人生適意耳吾老不能副丞丞非所以優吾之老者盍歸乎來以與二三子遊於里閈誦說聖君賢相太平之業暇則教其子弟使為善人於焉終吾之身不猶愈於日匍匐車塵馬足與簿書筐篋之間哉況上撫按藩臬皆重君之才名不欲君遽去君不待報飄然以歸其功士大夫重君之行具以予言贈君然予且老矣安能以殘羸之身應酬賓友之請寔有以重乎君之為人是以呵庸為此使後之人知君之才之美果有以感乎於衆如是予竊怪世之人狥利輕已不知歸為何事徒以妻子之奉為不足而日孳孳乃或至於并其身而俱棄者君年才六十又二體強力勝方將有為以速後勳乃於富貴之際視若敝蹝畧不以為意念與所謂麗眉皓首浮沉利途者殆天淵不侔矣豈非養之有素決之有勇高出物表者哉君家嗣良臣嘗及予門勤學善養將來

所就當為名人不但取科目拾青紫而已君歸以方盛之年優游桑梓終厥天年鄉人稱之後世誦之與今日君陟大位驅遣放逐而戀戀不捨者回視殆不可同日語也良臣勉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記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他日陟顯頒褒榮盛其亦澹焉若無以克肖而君之行事可也良臣勉哉予日望汝之自礪以為予與而君相友相厚之勗焉耳

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為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黃子實以予述序以贈邵君有氣岸能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又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二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錯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為使國家風化於世

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焉茲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送陳學諭序

予為生員時在學迎先生坐堂上日進以俟指揮者一年明年余舉鄉試試禮部下第又歸歸而復以侍先生者又一年明年會試舉禮部又第進士又明年以毋思奏乞歸里由歸之後得朝夕侍先生者又兩年九年之間或離或合相參半焉亦可悲也今年吏部擬天下學官之賢者加擢以示而先生以擢去吾里由是以往至老且盡焉能與合而語者又安可知也門生故契拎是餞先生西原之陽又相為歌詩成也相率屬某曰子當序夫先生之擢雖無甚顯且貴由學官之資視之非舉人與名色大盛者雖有異教莫由也人言學官寒苦不若有司能顯赫施設今先生西焉藩臬鉅公舉為糧檄以廣役奉彼以即吏治百里者能有是否也王按察應韶督學政如彼勵也猶惓惓先生先生亦如無聞者是不可以覘所養耶

先生往矣鳳縣之文之士豈於武功相遠哉惟不以盈滿為心焉殆必有足觀矣

贈武功丞王君序

自漢中有事以來於今五年矣民苦於誅求至不能供應常賦而甘肅寧夏諸邊虜大舉來寇餉益用急於是

上命戶部郎中遼東張閣大來總之張君入關幾一年其賦足而民不費者獨五縣縣以武功為首蓋於是嘉君與其令之賢且能也為之奬勵焉士大夫率來請予言贈君夫君信美矣才矣尚知所自乎前山東許升之宰安化以累賦不可償至謝事為學官武功視安化則民又貧不可應若賦反易於安化者蓋其所由來者漸也弘治中永川宋侯學通來宰邑然先事嚮道使民不畏徵取而又芟除里甲之弊民人得樂業惜產蓋是時宋侯以九年在武功故治久定如此宋侯去十又三年其法稍弊矣得濮陽劉侯紹來篤信愛民一能持循其法凡宋侯之約束未易也故雖多事且饑民尚能備賦不乏此其故在養之厚而取之節也君行事平易又能徵不溢則矣宜其列郡邑莫強焉夫今日者來日之視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君盡思今日戶部君所以勞君者以何民之所以急趣其徵賦者以何貪累之邑所以能先於大郡豐縣者以何益慎益戒毋回毋驕恒以斯心佐令順民則尚有巡撫之旌舉天子之寵書延君之美至於長久不但此而已也君勉之哉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勤勿撓焉惟溥且厚也故持重而不誇盛位恢勣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同道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徵猷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為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

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輟詩書之誦心不廢經綸之想志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修業而業或廢者器有所弗宏而德之備諸身者少也歲自乙巳以來蜀兵初變衆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為浸淫五六載寇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勣此其故非兵痿將蹙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

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釜甑之遺男女
幼壯者被掠老弱者蒙死江西諸賊乘其餘習益又
驕悍難制當是時
上蓋數以戡定之勲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
於持固鈍者或廢其幾宣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
昧於策理四者非所以思武博勣也然是時亦能殲
賊而安壤者固有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薄者
陰以維持於其間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
三省之兵關中為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
士才數千耳數年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
不敢再窺漢沔以掠關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懾
靡寇志也禦之有繇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
之守綏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
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
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為百世不刊者也茲聞
上以藍公為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旦夕然平蜀之
勲終始由公甚多吾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
畝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說者於篇以贈公
使夫功伐名譽之臣凡有當
上殺忠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不內民於溝壑而莫之知